

名家精品 阅读之旅

MINGJIAJINGPINYUEDUZHIL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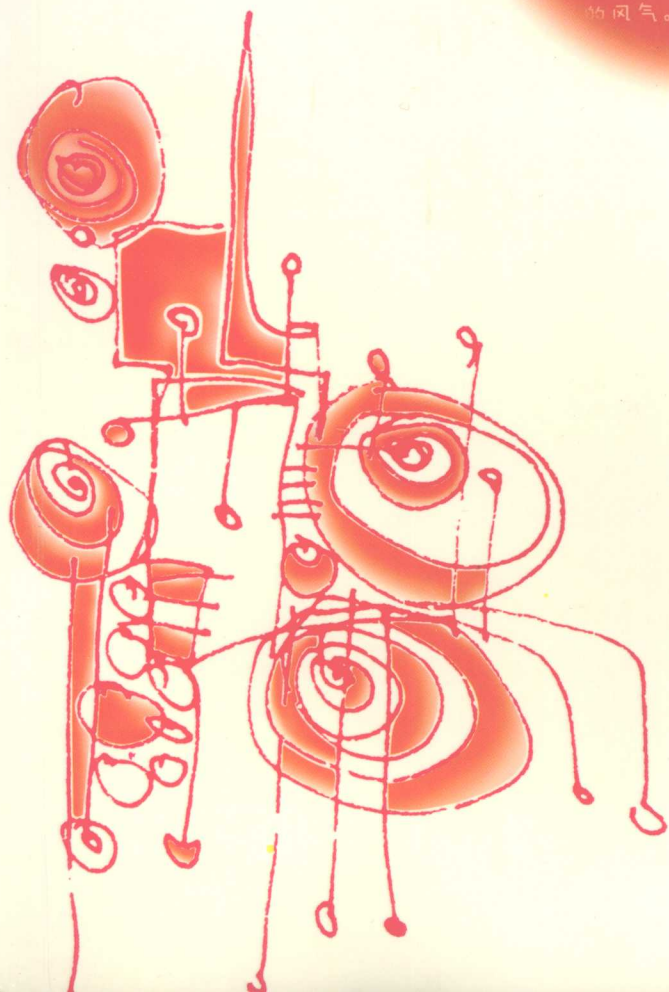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忆

42

小说

主编 李晓明
副主编 赵萍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王安忆

小说

主编 李晓明
副主编 赵萍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安忆小说/王安忆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8.5

(名家精品阅读之旅)

ISBN 978-7-80702-645-7

I.王… II.王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42202号

名家精品阅读之旅

王安忆 小说

Wanganyi Xiaoshuo

出版人/徐潜

出版/吉林文史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
www.jlws.com.cn

主编/李晓明

责任编辑/周海英

装帧设计/冰峰传媒

发行/吉林文史出版社

印刷/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/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50mm×1168mm 1/32

字数/200千字

印张/7.625

印数/1—8 000册

书号/ISBN 978-7-80702-645-7

定价/16.00元

序 >>

平凡叙事的意义

赵萍

喜欢读王安忆的小说,是因为在对那些平凡生活中的“庸常之辈”的叙述中,显现了“一种艺术的大象”。从最初的《雨,沙沙沙》到最近的《启蒙时代》,王安忆总是将对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时代特征的描写,隐藏在微观的心理描述中,隐藏在对市民生活“边角料”的叙写中,将表达人物特点的重任落在描写日常生活的凡夫俗子身上。在这些叙述中,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中一些触手可及的东西,它可以让我们穿越时代的障碍,去追寻历史的存在。这就是平凡的叙事意义所在。宏大的叙事有时总觉得难以接近,唯有平凡,才能让读者一步步走近那些作品,细细咀嚼个中滋味。

对于“文革”十年的历史,很多作家选择直面政治灾难进行反思。今天的读者常常对这样的作品望而却步,因为其中的沉重令人窒息。但王安忆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是个例外。在《雨,沙沙沙》、《本次列车的终点》、《苦果》中,王安忆将对历史的思考放入“雯雯”、“陈信”、“赵瑜”的思考中,用细致的心理描写同读者沟通,因为最真实、最容易的沟通莫过于心灵上的。在与这些主人公的心理对话中,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那段历史的沉重和悲哀,更多的是从那些艰难生活中走过来

的人们仍然保留着信心，甚至是希望。“雯雯”重拾生活的信心，“陈信”释然之后开始寻找更广阔的天地，“赵瑜”最后也从绝望的“纸屋子”走出来，原本沉重的历史在这样的叙事中拆掉了时代的樊篱，向新时期的读者敞开了大门。

更多的时候，王安忆把叙事放在了平凡的日常生活中。她选定的场所，可以是封闭落后的村庄；可以是繁花似锦的大上海；也可以是终日上演着家常琐事的小杂院。但她选定的生活，无一例外地属于那些生活中的最“庸常之辈”。就是通过对这些凡夫俗子生活的描述，传达了深刻的意义。《小鲍庄》平庸而艰辛的人们周而复始地同生活的抗争，反映了民族踽踽前行的艰难，九岁的“捞渣”身上表现出来的原始的、自然的美德，在一年一度“文明礼貌月”的宣传中被扭曲成说教的榜样，这是纯真自然、重义轻利的道德范式的遗失。《小院琐记》写了七十年代一个剧团五对夫妻形色各异的生活，其中真爱与利益不断交锋，这些辛酸苦辣的上演，仿佛身边每一个平凡家庭的剧本。而小说“留住心中净地”的希冀，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普遍的适应性。《云低处》中两个人在旅途中渴望交流却又把彼此包在坚硬的外壳中，正是当前人与人之间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。今天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，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平凡的叙事中读出，这就是平凡叙事的意义。

最爱王安忆笔下的女性，尤其是那些短篇小说中跃然而出的女性。王安忆在文坛上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，美丽如长篇小说《长恨歌》中的王琦瑶，坚忍如中篇小说《流逝》中的欧阳端丽等等。这些文坛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熟为人知，但那些在短篇小说紧凑的情节中普通的女性更让读者觉得亲近。“雯雯系列”中的主人公雯雯，《小新娘》中急切地想成为新嫁娘的小女孩，获奖作品《发廊情话》中侃侃而谈的女

叙述者,甚至是《鸠雀一战》中工于算计的小妹阿姨,他们身上总有一些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。雯雯的单纯,小新娘的不谙世事,洗头妹的简单乐观,小妹阿姨的机关算尽,《小院琐记》中“我”对真爱的坚持,这些都是女性身上最为人熟悉的特点,又是我们在生活中渴望的坚持。王安忆在这些普通的女性身上,传达给读者贴近生活,浓缩生活,却又高于生活的解读意义。

除了通过平凡的叙事反映历史、表达人性之外,王安忆也不断地在短篇小说中表达了一种大爱,比如《渡轮上》以淮河为背景刻画了三个农民艺人在返乡的渡轮上的经历,从中不难读出作家对这样的民间群体的理解;《羊》中人类欲望的极度膨胀与羊的安静、熟谙一切世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;《丧家犬》中城市最贫穷的小商贩,收留了流浪的丧家之犬,在现代城市灰墙大厦掩映之中,上演着最温馨的一幕。在这些人与动物、人与人的对比中,鲜明地表达了作家对人类欲望的谴责,对动物的怜悯,使读者被作家流淌在文字间的大爱所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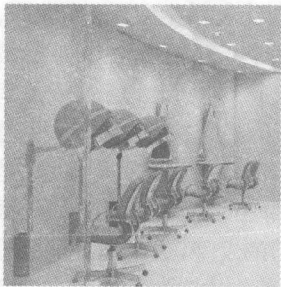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忆是卓有成就的高产女作家,由于篇幅的原因,本书只选择了王安忆写于上个世纪的十三篇中短篇小说,从挂一漏万的选文中,仍然能够读出隐含在市民生活和普通人物身上的历史和人性。随着时代的前进,她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清醒地读出其中的意义,是读者的希望。“在持有自己的经验与结论的同时,善解并诚挚地去观看别人的人生所得,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,这时候,我们应当如同相信自己一样的去读书,书会和我们融为一体。我们其实也是在读着自己。”唯愿作家自己的读书见解,也成为我们拿起这本小说集的理由。

目录

- 1 发廊情话
16 羊
20 小新娘
30 云低处
37 丧家犬
45 渡轮上
52 鸠雀一战
75 本次列车终点
98 小院琐记
116 雨,沙沙沙
126 苦果
151 这是不是那个……
159 小鲍庄

CONTENTS

王安忆小说选



发廊情话

店里有一瞬是静着的，只有水冲在头发里柔和的咝声，还有煤气热水器噗一声开，又噗一声关。

这一间窄小的发廊，开在临时搭建的披厦里，借人家的外墙，占了拐角的人行道，再过去就是一条嘈杂小街的路口。老板是对面美发厅里辞职出来的理发师傅，三十来岁的年纪，苏北人。也许，他未必是真正的苏北人，只是入了这行，自然就操一口苏北话了。这好像是这一行业的标志，代表了正宗传继。与口音相配的，还有白皙的皮肤，颜色很黑、发质很硬的头发，鬓角喜欢略长一些，修平了尖，带着乡下人的时髦，多少有点流气，但是让脸面的质朴给纠正了。脸相多是端正的，眉黑黑，眼睛亮亮，双睑为多，鼻梁，比较直，脸就有架子。在男人中间，这类长相算是有点“艳”，其实还是乡气。他们在男人里面，也算得上绕舌，说话的内容很是女人气，加上抑扬缠绵夸张的扬州口音，就更像是个嘴碎的女人了。这与他们剽悍的体格形成很有趣的对比。他们的一双手，又有些像女人了，像女人的白和软，但要大和长了许多，所以，就有了一种怪异的性感。那是温水，洗发精，护发素，还有头发，尤其是女人的头发的摆弄，所养护成的。他们操起剪子来，带着些卖弄的夸张，上下翻飞，咔嚓作响，一缕缕头发洒落下来。另一只手上的梳子挑着发绺，刚挑起，剪子就进来了，看起来有些乱。一大阵乱剪过去，节奏和缓下来，细细梳平，剪刀慎重地贴住发梢，张开。用一句成语来形容，就是，动如脱兔，静如处子。

这一个苏北人，就是说老板，却不大爱说话。他的装束也有了改

变,穿了件黑皮夹克,周转行动多少是不便的。也许是做了老板,所以不能像个单纯的理发那样轻佻随便了,再加上初做生意,不免紧张,于是就变得持重了。他包剪和吹,另雇了两个年轻姑娘洗头,兼给烫发的客人上发卷。有了她们,店里就聒噪多了。她们大约来自安徽南部一带,口音的界别比较模糊,某些音下行的趋向接近苏北话,但整体上又更向北方语靠拢。最主要的是,语音的气质要粗犷得多,这是根本的区别。她们的年龄分别在二十出头和三十不到,长相奇怪得很相似,大约是因为装束。她们都是削薄碎剪的发型,发梢错乱地掩着浑圆的脸庞,有一点风尘女子的意思。可她们眼神却都是直愣愣的,都像大胆的乡里女子看人。五官仔细看还有几分秀气,只是被木呆的表情埋没了。她们都穿一件窄身编织衫,领口镶尼龙蕾丝,袖口撒开,一件果绿,一件桃红。裤子是牛仔七分裤,裤口开一寸叉,脚下各是一双松糕底圆口横带皮鞋。衣服都是紧窄的流行样式,裹在她们身上,显得很局促。她们经过室外强度劳作的身体,出力的部位,像肩、背、臂膀、髋部、肌肉都比较发达,就将这些衣服穿走了样。倘若两张椅子上都坐了洗头的客人,她们便一边一个,挺直身子站到客人身后,挤上洗发水,一只手和面似的将头发搅成一堆白沫,然后,双手一并插进去,抓、挠、拉。她们就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,抬肩,悬臂的姿式一模一样,抓挠的程序动作也完全一致,看上去,很是整齐。她们还喜欢抓挠着头发,眼睛看着正前方镜子里,客人的眼睛,直逼逼地,要看出客人心中的秘密。看了一时,再侧过头去,与同伴说话。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,笑声也很响亮,总之是放肆的。老板并不说她们,看来,是个沉默的人,还有些若有所思的。她们于是会疏懒下来,只是依样画葫芦般地动作,却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。这时,客人就会发声音了:你不要在表面划来划去,要抓到里面去。受谴责的小姐便委屈地说:方才的客人还说我的指甲太尖了呢!客人再说:你手指甲再尖也无用,只在表面上划。这时,老板就站起来,走到客人身后,亲手替客人洗发。小姐呢?依然带着受委屈的表情,走开去,到水池前冲手,然后往墙边铁架折叠椅上一坐,那姿态是在说:正好歇着!她们多少已经学油滑了。

店里时常还会坐几个闲人，家住附近，没事，就跑来坐着。人还以为等着做头发的，推门并不进来，而是问：要排队？里面的人一并说：不排队，不排队！生怕客人退走。闲人多是女性，有的手里还拿着毛线活，有的只是抄着手。虽说是闲人，可却都有一种倦容，衣履也不够整洁，好像方才从床上起来，直接走到店堂里似的。可能也不是倦容，只是内室里的私密气息，总有些粘滞不洁，难免显得邋遢气。果然，有几次，方才还蓬头垢面地在这里闲话，这一时却见换了个人似的，化了妆，换了衣服，踩着高跟鞋，登登登，头也不回地从店门前走过去，赴哪里的约会去了。等再来到这里，已经是曲终人散的阑珊人意了。她们回忆着前夜的麻将，麻将桌上的作弊，口角和得失。或者是一场喜宴，新郎新娘的仪表，行头，酒席的排场，各方宾客来头大小。就好像一宵的笙歌管弦，要在这里抖落掉余烬似的。此外，股市的起伏波动，隔壁店家老板与雇员的争端，弄内的短长事，还有方才走出的客人的吝啬与大方，也是闲话的内容。有她们在，那两位洗头小姐，也觉得不沉闷了。并且，有多少知识，可以从她们那里得来。遇到和计较的客人吵嘴，她们则会出来打圆场。她们都是有见识的，世事圆通的人。甚至你会觉得不相称，像她们这样见过世面，何以要到这小店来，与两个安徽女子铁道？难得她们如此随和。岂不知道，这城市里的人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傲慢，内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等级之分的。她们生活在人多的地方，挺爱热闹，最怕的是冷清。她们内心，其至还不如这些外来的女子来得尖刻。这倒是出于优越感了，因为处境安全，不必时时提防。当然，还是因为生性醇厚，你真不会相信“生性醇厚”这几个字能按在她们身上，可事实的确如此。在这闹市中心生活久了，便发现这里有几分像乡村，像乡村的质。生活在时间的延续中，表面的漂浮物逐浪而去，一些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则沉积下来，它们其实简单得多，但却真正决定了生活的方式。所以，这些闲坐的女人里，没几个能猜得到那两位小姐背底里如何谈论她们，当她们光鲜地从玻璃门前走过去，她们在门后的眼光，藏着怎样复杂的心思。

每天早上，将近九点钟光景，玻璃门上的帘子拉开了，门从里面拨了锁。这城市的街是扭的，房屋的朝向便不那么正，说不出是怎样

一来,太阳从门外照到镜子上,很晃眼的。在晃眼的阳光里,两位小姐在摆放椅子,收拾镜台上的小东西,顺便对了镜子整理身上的衣衫和头发。有一点像舞台,方才拉开帷幕。倘有赶早的顾客,这时候推门进去,会嗅出店堂里的气味有些浊,夹杂着许多成份。“他”或“她”当然分辨不出那里面有被褥的气味,混了香脂的体味,还有几种吃食的气味:泡饭的米汤气,酱菜的盐酱气,油条的油气,再有一股灼热的磁铁气味,来自刚燃过的电炉。她们就是在里面过宿的,折叠床,铺盖,锅碗,都掩在后门外面。这里还有一扇后门,门外正是人家的后窗台,用纸板箱围住半平方米的地方,搁置这些杂物,上而再覆一张塑料薄膜。在这条窄街上,沿街住户门口,都堆放着杂物。所以,就不显得突兀和不妥。过了一时,老板也来了,进来看看,并没什么事,就又走了。走了一时,又来,再看看,还是没什么事,再又走了。他显得很忙碌,有着一些对外的交通需要处理的样子。有了自己的生意,做了老板,他的外型上以乎有了改变。他黑了,抑或并不是黑,而是粗糙,就像染了一层风霜。而且,有一种焦虑,替代了他们这类手艺人的悠闲劲。那是由手艺娴熟而生出的松弛,以致却有点油滑气了。现在,他却是沉郁了。这件黑皮夹克他穿着真是不像样,硬、板、灰蒙蒙,就像一个奔走在城乡之间的水产贩子。黑色牛皮鞋也蒙了灰,显出奔走操劳的样子。等他跑进跑出靠一段落,停歇下来,一时又没有剪和吹的客人,他便坐在柜台里面,背后是嵌了镜子的玻璃壁架,架上放各种洗涤品,冷烫精,护发素,焗油膏。柜台上立有一面硬纸板,上面排列着标了号码的各种焗染颜色样本。总之,这发廊虽小,可五脏俱全。老板坐在柜台里边,用指甲锉锉着指甲。这带有女气的动作,倒流露出一点他本行的小习气。

他低头坐在那里,任凭小姐们与闲坐的人如何聒噪,也不搭腔。人们几乎都将他忘了,可是,很奇怪地,又像是要说给他听。倘若他要不在场,说话的兴头就会低一点,话题也变得散漫,东一句,西一句,有些漫不经心的意思。这个沉默的人,无论如何是这里的主人,起着核心的作用。现在,他坐在这里了,眼睛望着前边的玻璃门,门外街面上的忙碌,有一种熟稔的日常气息。人脸大致是相熟的,所作所为还

是相熟。在这闹市的腹地，夹在民居中间的街，也是近似乡村的气质，相对封闭。外面世界的波澜，还进不到这里面，只会因冲击边岸而引起骚动。老板的眼光茫茫然的，这是处在创业艰难中的人统有的眼光，忙定下来，不禁自问道：有什么意思呢？发廊里的闲话很热烈，两位小姐兴奋着，手在客人头上动作，连带身体雀跃着，形成一种舞蹈的节奏。肥皂泡飞到客人的眼睛里，客人抗议了一次，又抗议了一次，待到第三次，空气中就有了火气。老板在柜台后面立起来，可是，没有等他走到客人身后，有一个人却代替他，挤开了那位小姐。这是边上坐着的一个闲人，也算是常客了，家住街那头百货公司楼上，丈夫是做生意的，养着她，没事，就到这里来坐着。

她从铁架折叠椅上站起来，走到客人身后，略一挽袖，抬起手臂，手指头沿了客人发际往两边敏捷地爬行开去，额上立即干净了。她快速地将客人顶上的泡沫推叠起来，然后伸进深处抓挠。她笑嘻嘻地回头看人们，好像在说：怎么样？是孩子气的技痒，也显出她曾经是干过这一行的。要这么一想，你便发现，她其实也和那两个小姐有些像呢！圆脸，短发，细淡尚端正的五官。所有的洗发小姐几乎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她的个子比那两个小姐还要小些，穿呢？又穿了一条灯芯绒，胸前缝一个狗熊贴花的背带裤，这使她看起来，完全是孩子的形容。不过，再仔细端量，才会看出她怀有着身孕！这样，你忽就不确定起来。进一步地，你注意到她看人的眼光，不是像那两位一样直逼逼的，恰巧相反，很柔软，似乎什么都没看，其实全看见了。你想，这女人有些不简单啊！到此，她已经与那两位小姐完全区别开来了。她们有着本质的不同，这不同来源于经验、年龄、天赋，还有地域。对了，这女人是上海人，她说一口上海话。她甚至还不像她那个年龄，二十多，三十，或者三十出头？就这一个年龄段吧，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上海男女，有许多流行语，又有许多生硬的发音。她的上海话竟有些老派的纯熟，这显示她应该是在正宗的沪上生活里面。

客人安静下来，小姐们则兴奋着问出诸多问题，总起来就是，你也做过这一行啊！她翘起下巴，朝柜台，也就是老板的方向一点：我开过一个发廊。不等人们发出惊愕的叹声，她又加上一句，先前做过

一段百货。再是一句：还开过一家饭店，名叫“好吃口来”！说到此，人们反倒不吃惊了，因为不大可信。这三段式加在一起需要多长时间？而她究竟又有多大年纪？再看她脸上的笑容，那样得意的，又变成孩子了，沉不住气，爱说大话的孩子，狡黠地眨眨眼：信不信随便。小姐们不看她了，由她自己替客人洗头。她笑着将干洗的全套动作做了两遍，然后说：冲去吧！将客人还给原先的小姐，带到洗头池前，自己举着等在一起，等水池子空出来好冲手。她很有兴趣地看着手上堆着的泡沫，手指撮弄出一个尖，尖上正好停着一点太阳光。光流连到她脸上，她的笑容在晃动的光影里有一点惘然。店里有一瞬是静着的，只有水冲在头发里柔和的啞声，还有煤气热水器噗一声开，又噗一声关。老板肘撑在膝上，下巴托在掌中，那样子有点像小孩，想着小孩子家的心事。

我的发廊在安西路，安西路，知道吗？她说。小姐们摇头说不知道。现在已经拆了，那时候，很繁荣呢！长宁区那边有名的服装街，有人叫它小华亭的。我的发廊在服装街的尾上，或者也不能说尾，而是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街头上。我对那地方比较熟，虽然我自己家住在淮海路那边，可是朋友借给我做小百货的门面在安西路，所以就熟了。

小姐们回头朝向她，听她说。冲头发的冲好了，送到座位上，老板起身去吹风。小姐自己站在一边，用一块干毛巾擦手。她走到空出来的水池，拧开龙头，冲净手上的泡沫，暂时停下来，脸上带了微笑。她左右手交换握了花洒，冲手。水丝很软弱地弯曲下来，汇成细流。电吹风的嗡嗡声充满在店内，头发的气味弥散在透进玻璃门窗的阳光里，显得有些粘腻。她洗好手，那小姐将手中干毛巾递过来，她没接，只是在上面正手反手摊了摊，算是擦干了，回到先前的折叠椅上，坐下。后来呢？小姐中的一个问。她抬起微笑的脸，询问地看着发问的人。为什么不作百货而要作发廊？那人解释了自己的问题。

她“哦”一声，仿佛刚明白过来似的。小百货，你知道利极薄，倘若你没有特别的进货渠道，赔煞算数。那些供销商，你打过一趟交道，三天吃不下饭！说到此处，她忽然收住，意识到险些说到不该说的活。安西路的铺面，是我朋友借我做的，本来说不是我自己的，做也做不

长。所以呢，做，做，做，我就想自己做了。做什么呢？在家待业的时候，我陪隔壁邻居家的小姑娘，到理发学校听过课，回到家，我让她在我头上练洗发，我在她头上练，就这么练着玩。到后来，我洗得比她还好。她抬了抬下巴，好像在说：方才你们也见到了。我想：就开个发廊吧！安西路，就这点好，做什么事都像玩一样，没有心理压力的。朋友又多，因为都是靠朋友的，所以都肯帮朋友的。当然，安西路的人和我们淮海路的不一样。就是这里，她用手点点脚下的地面，这静安寺地方的人和淮海路的都不一样。淮海路的女孩子，走到哪里都看得出来不一样。不是长相，不是说话，也不能说不是，可能有一点是，不过并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，大约是气质。她为自己说出“气质”这两个字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一下，似乎觉得不够谦逊。不过，安西路的人有安西路人的好，他们很肯帮忙，而且，更重要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：什么严重的事情，在他们看来，都和玩一样。听他们说话，你会听不懂，难道是吹牛？吹牛也要打打草稿。可他们完全是像真的：开发廊？好呀，我的朋友在香港学出师的，专给明星做发型；店面吗？安西路服装街要延长，还要丰富品种，我有个朋友和区长认识，同他说一声好了，第三个朋友恰巧专门做推销洗发香波的，可以用批发价卖我。还有工商局，卫生局，劳动服务公司，治安大队，都有朋友，或者朋友的朋友，都是一句话就成的。当然，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好运气，否则，人人发财了。那个做发型的朋友，不是在香港，而是在温州学的，不过曾经在香港人的发廊里做过，开的价高过天，还要有住房，包交通，因为他实际温州人都不是，而是温州底下的德清乡下人。服装街不仅不延长，连原来的都有拆掉的危险，有几户居民是有来头的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一直在呼吁。你知道，安西路一带多是洋房，本来是极清静的。那推销洗发香波的，倒是天天来，来到我的百货摊位上，这时我的百货还没有结束。他拎一只拷克箱，盖子揭开来，里面像中药房样，一小格一小格，放着样品。样子蛮像，结果全是假货，在火车站那里的地下工厂生产出来，四面八方去兜售。一上手就知道，处处是关隘，问题是，一上手就甩不掉了。本来，不过是玩玩的，一来两去，玩成真了。脾气上来了，志气也上来了，非要成功不可了！发廊到底开出来了，倒

真开在隔横马路的街那头，政策有一时松动，一要解决待业人员生计，二要街道里委创收。不过，松几天又紧起来，除了我这家发廊，再没有开出别的铺面。我的发廊正好嵌在弄堂贴边上，狭长的一条，门是朝里的，对了弄堂另一侧墙面。

在她讲述的过程中，又先后进了两个客人，一个男客，一个女客。老板先给男宾修面，再给女客焗彩色油。女客对了硬纸板上的颜色样品思忖很久，最后选定一种。两个小姐听得出神，听故事并不比聊天更影响她们干活，甚至聆听产生的专注，使她们安静下来，手下就不那么浮躁了。老板依然沉默着，这是一个静默的男人，即便需要与客人交流，他也尽可能以动作示意，比如，点头，摇头，用手指划。万不得已要说话，他就用极轻的音量说出极简单的几个字。她的叙述相当流利，语音清晰，轻盈地穿行在店堂间，透过刀剪的嘁嚓，花洒里的水丝，客人与老板耳语般的对话。

生意好不好？一个小姐问道。她没有正面回答这问题，依着原有的思路往下去。开张这一日，大家就是安西路服装街的朋友，都来放炮仗了。朋友中有一个人，大家都叫他“老法师”，她停顿一下，绕过这个话题，这个人等会儿再说。你问我生意如何？她看着方才提问的小姐。这一绕道有些打乱叙述，需要一个缓冲，用来调整节奏。生意嘛。不好不坏，多的还是洗头，其中起码有一半是朋友，“挑”我生意的。她一笑，因为用了一句粗俚的切口稍有些羞惭。像我们这种发廊，多少有点不上不落。居民习惯去国营的理发店，隔壁小区里，就有一个里弄开的理发室，洗头只要五块钱。生活质量高的又要去美发厅、美容院，香港台湾人开的。再有一类发廊，是要在城乡结合部，外地人集聚的地方，叫是叫发廊，小姐们连洗头都不会。她停下来，略过去了。到我们这地方来洗头的，多是一些小姑娘，读小学的，刚刚学了时髦，大人又不许去美发厅，就只得到我们这里来。她们多数是一头直发，拖到背脊处，额角上胎毛还没掉干净，怀里抱一瓶自家的洗发水，坐到椅子上，喊一声阿姨，多抓抓噢！别看她们年纪小，已经学了白领的脾气，一会儿说抓重了，一会儿说抓轻了，一会儿又说洗出头皮屑，一会儿再说吹风筒太近，头发开出叉。半通不通，口气却很凌厉，你也不

好跟她凶，只好和她“淘浆糊”。她又用了一个俚语，自己笑出声。和这帮小姑娘混的时候长了，要来真正做发型的客人，倒有点不晓得怎么下手了。当然，即使有做头发的，也不过是几个老阿姨，卷一卷，吹一吹。就算是比较时髦的，也不怕，我的师傅路子还是正规的，原来在紫罗兰做过，怕是怕那种路子外边的。但是，你越怕什么，就越来什么。这一天，不早不晚，来了一个人。她忽然止住，本来交错抱在肚子上的手臂解开来，插进背带裤的口袋，这样，腰就往前挺一挺，肚子也挺一挺，脚尖并拢朝前伸直。再继续往下：他要剃光头。

这是一个光头客，只不过长出薄薄一层头发渣，他要再推推光。他是这样进来的，推开门，一脚在门里，另一脚在门外，说：推不推光头？好像他自己也没什么把握，只是来试试。我们那个师傅，已经笑出来了，马上有话要跟进：到剃头担子上去推！其实谁看见过剃头担子，只不过放在嘴上说说罢了。就在这当口，也不知道怎么，我“拔”地立起来，抢过师傅的话头，说了一个字：推！事后再想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有来由的，我感觉到这不是一般的光头。她笑了，两位小姐也笑了，问：不是一般，又是什么？这话怎么说！她沉吟了一时。这一时很短促，可在她整个流畅连贯的讲述中，却是一个令人注意的间隙，好像，有许多东西涌了上来。她沉吟一时，说下去。假如是一个老头，民工，乡下人，或者穿着陈旧……怎么说，反正是那种真正剃光头的朋友，我就不会留人了。但是这一个呢，年轻，也不算顶年轻，三十左右。他穿一件中式立领，黑直贡呢的棉袄，那时候还不像这几年时兴穿中装，猛一看，就像道袍，裤子是黑西裤，底下一双黑直贡呢圆口布底鞋。背的一只包，也很奇怪，你们猜是什么包？洗白的帆布包，盖面上缝一只五角星，军用书包。他的样子就是这么怪，但是，很不一般，一点不一般。

我请他进来，坐下，抖开尼龙单子，围好，封紧，再去镜箱里拿工具。我们店里的人都看着我，不晓得我准备怎么下手。我眼睛盯着我的手，一会儿拿起一把电推刀，一会拿起一把剪刀，先是拿大的，再是拿小的，我一捏住那把小剪刀的时候，心里忽然定了，我拿对东西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做事情都凭感觉，感觉呢，又都集中在手上。所

以，许多事情，我都要先去做，做在想前边，做以前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只要做起来，自然就懂了。小时候，我们弄堂里的小姑娘，兴起来钩花边，大家把花样传来传去。还有书，书上有照片，针法。我是不要看这些，我就是要钩针，线，在手里，三绕两绕，起了头，各路针法我都钩得出来了。大人说我手势好，说，什么叫手势好，伊就是！这时候，我捏了这把小剪刀，回到客人身边，把椅子放低一节，这个光头客个子挺高的。他看了看我手里的小剪刀，没有说话，也不晓得是看出我会，还是看出我不会。我反正觉得我会。事后，我们那师傅也问我在哪里学的，说一看我拿起剪刀，就晓得我会。其实，我不但没学过，连看也没看过，我就是知道，不能用推刀，也不能用刮刀，那就真的是剃头担子了。而我们是发廊，客人呢，又是那样的，我们必须是新潮的。我拿起剪刀来就再没有犹豫，我从发际线开始，一点一点往后剪。剪刀小，刀口短，留下的“角”就小，总之，一句话，就是要剪圆。这是基本原则，不要有“角”。这个客人的头型很好，圆。你们不要笑，你们接触的头比接触的人还多，是不是都圆？不是吧！可以说大多数的头不圆，或者整体圆，局部却有凹凸。可他不！不仅圆，还没有凹凸，更难得的是，他头上没有一些斑秃和疤。倘若要把所有人的头都剃光的话，你们会发现，人人头上都会有几处斑秃和疤。可他没有。所以他敢剃光头呀！光头不是人人能剃的，要有条件。这个头，我整整剪了一个半小时，剪下的头发渣，细得像粉。我虽然注意力全在他的头上，可我知道，他一直睁着眼睛，从镜子里看着我的手势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以前的头，都是用电推刀推的，他的女朋友帮他推。他和他的女朋友，都是戏剧学院的，他是老师，女朋友是学生。他的女朋友出去外地拍电视剧了，他只好出来找地方推头。走过几条马路，找了无数家发廊，都说不推光头，最后才找到我的发廊。他和他的女朋友，在武夷路上借了套一室户住，离安西路不很远，以后，他就时常来了。这些都是他以后告诉我的。

叙述显然到了关键部位，店里的空气竟有些紧张。正是下午二三点不大上客的空档里，两个小姐一左一右坐在她身边，老板在柜台里打瞌睡，对她有故事不感兴趣的样子，但是也没有出来干涉她们这样